


临界

爵迹

II 郭敬明 著

CRITICAL



临界 郭炯著

爵迹

PRODUCER _ JIN LIHONG LI BO JING M.GUO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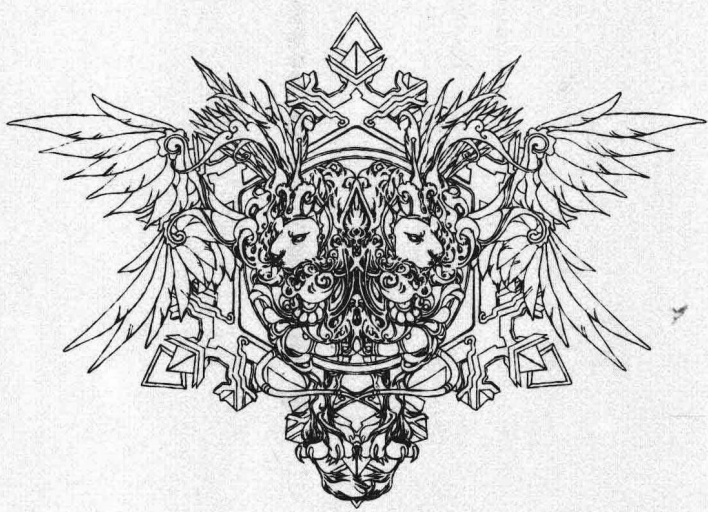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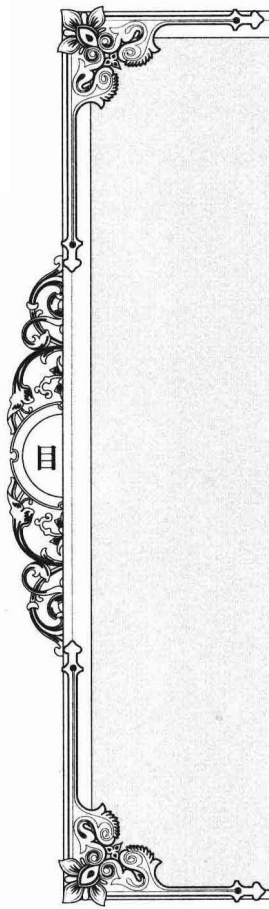
CHIEF EDITOR _ CHEN XI ZHUANG NING / CONTRIBUTING EDITOR _ HEN HEN | FROM ZUI | / VISION ART _ ZUI Factor | zu@zuifactor.com |

COVER ART _ ADAM.X MINT.G | FROM ZUIFactor | / TYPESET ART _ ZHANG QIANG | FROM ZUIFactor | / ILLUSTRATION _ WANG HUAN | FROM ZUI |

MEDIA COORDINATOR _ ZHAO MENG / PRINTING MANAGER _ ZHANG ZHIJIE

INTERNET SUPPORT _ SHANGHAI ZUI | WWW.ZUIBOOK.COM |





第十三章	。 聚魂式	007
第十四章	。 女神的裙摆	027
第十五章	。 人狱	049
第十六章	。 远世	065
第十七章	。 因	081
第十八章	。 闇之骑士	101
第十九章	。 猎神闪光	123
第二十章	。 零尘诀	143
第二十一章	。 亡者的黑瞳	159
第二十二章	。 囚魂植被	179
第二十三章	。 浆芝	193
第二十四章	。 风水禁言录	209
尾 声	。 零度王爵	227



第十三章

聚魂式

黑色的岩石仿佛巨大怪兽的牙齿，
错乱而锋利地沿着海岸线突兀耸立。

巨大的暴风撞击着大海，
掀起黑色巨浪，
轰然拍碎在岩石上，
变成四散激射的混浊泡沫。

【西之亚斯蓝帝国 · 雷恩海域】

黑色的岩石仿佛巨大怪兽的牙齿，错乱而锋利地沿着海岸线突兀耸立。巨大的暴风撞击着大海，掀起黑色巨浪，轰然拍碎在岩石上，变成四散激射的混浊泡沫。

特蕾娅黑色雾气般的柔软袍子，在风里翻飞，猎猎作响。她的瞳孔在忽明忽暗的光线里，发出精湛而纯澈的光亮，眼眶里面看起来像转动着几把白森森的匕首。

站在她对面的神音，此刻也从刚刚的震惊里恢复过来，她脸上的神色也

渐渐拢了起来，变成冬日里宁静冰冷的湖泊。

她们两人中间，站着高大英俊的霓虹。

他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也不知道即将发生什么事情。他仿佛只是一团散发着热力的炉火一样，朝气蓬勃地站立在寒冷的天海之间。单纯而年轻的面容，此刻正面对着神音，炽烈的爱慕和雄性的霸气，把他衬托得仿佛一个无辜卷进杀戮战场的俊美天使。

特蕾娅一边眯起眼睛，一边敏锐地感受着神音身体里魂力的流动，白色的雾气在她瞳孔里翻涌不息，“啊……真是奇迹啊……灵魂回路在重新建立、分支、修复、完善，逐渐趋向完美……仿佛分流无数崭新的江河，将肉体重新切割编织……这……真是一件艺术品啊！”她出神地望着神音，双眼里一片白色的风暴，“……每一条灵魂回路的分支和重组，都带来了崭新的能力，也带来了对水元素更精准地控制。以前灵魂回路里的缺陷和弱点，都随着每一次不同的攻击而逐渐地完善起来……你啊，就像是一个天神创造出来的怪物啊。哦不，应该是天神创造出来的噩梦，呵呵，呵呵……”

神音冷冷地看着特蕾娅，“说起来，你不也是个怪物么？”

特蕾娅脸颊上泛出一抹桃花般的嫣红色，有点儿害羞又有点儿欣喜地低着头，但是配合着她眼睛里那骇人的苍茫混浊，就显出一种扭曲的怪异感，“嗯，你说得对，我也是。”她抬起头，冲着神音身后遥远的地方，轻轻地抬起她那纤细苍白的手指，“那边又来了两个，平时呢，他们还算不上什么，可是在这么巨大的一片海洋上，他们两个真的可以说是能呼风唤雨呢。据我所知，这片海域下面的魂兽数以千万计，更何况，最下面还有那个‘玩意儿’……”

神音回过头去，空茫的黑色岛屿上，一个人都没有，远处的天空上，飓风撕扯牵动着无数黑压压的云。乌云翻涌奔流，如同在头顶呼啸着的黑色大海。隐约沉闷的雷声和闪电深处，完全感觉不到一丝魂力的气息。

神音回过头，看着瞳孔渐渐清澈起来的特蕾娅，心里的恐惧越来越深。她知道，特蕾娅能够成为目前王爵里唯一的女爵，并且执掌着最重要的人格，她的魂力肯定不容小视。但是神音从来都没有想过，一个人对魂力的感

知精准度，可以到达如此登峰造极，甚至说是骇人听闻的地步。

特蕾娅笑盈盈地朝神音走过去，抬起手，抚摸着神音娇嫩得仿佛花瓣般的脸庞，靠近她的耳边，柔声说：“别费劲了，以你对魂力捕捉的能力，如果他们不使用魂力的话，就算他们快到你跟前了，你也感觉不出来的……来的人，你之前还刚刚追杀过，不过被她跑了。对，就是五度使徒，鬼山莲泉。不过呢，这一次你要对付她，可就不像之前那么容易了。她刚刚从魂冢里拿取了自己的魂器，而且感觉上，威力还不小呢。并且，你还不知道五度使徒的天赋吧？呵呵……在这片大海上，你有得好受了。”

特蕾娅眼睛转了转，像是突然想起什么一样，“哦，对了，和她一起来的，还有她的王爵。哎呀，这下可怎么办好啊，你身上应该是背负着要杀戮鬼山莲泉的使命吧？可现在她和她的王爵都在，你一个人，不知道，会不会死哦。”

神音侧过脸，看着特蕾娅，“你怎么知道我要杀鬼山莲泉？”

特蕾娅好像有点儿不高兴、又有点儿幸灾乐祸地抱怨说：“哎呀，使徒就是使徒，总要给你们解释很多东西。你的杀戮命令来自于幽冥对你的命令，而幽冥的杀戮命令，又来自于白银祭司通过天格发布的红讯，而天格所有的讯息呢……”特蕾娅把她纤细的食指转了个方向，指着自己的脸，“不都是全部来自于我么？”

“幽冥知道鬼山缝魂和鬼山莲泉来这个岛么？”

“这个啊……你就自己问他吧。”特蕾娅抬起白色混浊的双眼，脸上是茫然而又妩媚的诡异表情。

神音心里一冷，抬起头朝特蕾娅背后望过去，翻涌的浪花水汽里，一个穿着黑色长袍的修长身影格外迅捷地朝这边逼近，虽然动作看起来缓慢而又优雅，但是却如同一道黑色的闪电，一晃就到了眼前。

斜飞入鬓的浓密眉毛，碧绿色的瞳仁，刀锋般薄薄的笑容充满了杀戮的邪气，袒露着的胸膛结实而又饱满，古铜色的皮肤散发着剧烈的性欲和霸气。

幽冥轻轻地笑了笑，站到特蕾娅身边，望着神音，用低沉的声音说：“我不来，等会儿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”

神音慢慢地弯下膝盖，跪了下来，“王爵。”

幽冥看着面前下跪的神音，没有说话，半晌，斜了斜嘴角，“你还知道我是你的王爵啊。”

特蕾娅微笑地看着面前的这两个侵蚀者，心里怀着一种看好戏的心情。因为作为王爵的幽冥来说，显然，他并不清楚在这段时间里，神音承受了多少【伤害】，而那些伤害已经将神音身体内部的灵魂回路重建修缮得日趋完美，可以说，现在的神音，几乎等于一个低位的王爵了。

而同样的，作为神音来说，她似乎也低估了前代侵蚀者幽冥的可怕。他对世间所有拥有魂印的生物的屠杀从来就没有停止过。他的魂力到底到达了多么骇人的高度，可能只有他自己知道。特蕾娅心里很清楚，就算是对魂力拥有最极限感知能力的自己，能感知到的，都只是幽冥表层的一部分魂力而已。她一直深信，幽冥真正的实力，其实一直都隐藏着没让人发现，或者说，能够发现的人，必须以付出生命为代价，也就是死。

至于特蕾娅自己……她笑了笑，对幽冥和神音说：“能看到你们两个联手杀戮，真是难得的运气啊，亚斯蓝领域里，好久没这样热闹过了。不过呢，我不得不提醒你们，五度王爵和他的使徒，在深渊回廊或者这片海域等类似的地方，只要周围有大量的魂兽，你们还是当心点儿好……”

神音面色一寒，“他们的天赋是……”

特蕾娅微笑不语，转过头看着幽冥，脸上带着点儿幸灾乐祸的微笑。幽冥眯着他狭长的眼睛，碧绿色的眸子闪出精湛的寒光，“五度王爵的灵魂回路，能在极大的面积内催眠驾驭魂兽。而且，这片海域都是水元素的介质，他能够轻易地制作出大型的阵，在这种阵里，他能驾驭的魂兽数量会成几何倍数地翻涨，并且这些魂兽的能力也会大幅度地增加，也就是说，我们要打败他和鬼山莲泉，就需要先打败这一整个海洋里的魂兽……”

“怎么会……这样……”神音嘴唇变得苍白一片。她从来没有想过，自己的手下败将鬼山莲泉，一个小小的五度使徒，在海洋上，竟然有如此巨大的摧毁力。神音突然想到了什么，抬起头对幽冥说：“可是，你不是有死灵镜面么？只要你的魂力高于对方，那完全不值得害怕啊……”

神音的话被特蕾娅一阵银铃般的笑声打断，神音抬起头，望着特蕾娅。特蕾娅轻轻按着被海风掀起的裙摆，遮掩着裙下若隐若现的诱人春光，她看着神音，温柔地说：“死灵镜面对魂兽所投影出来的，依然是魂兽，依然会被五度王爵催眠，你用死灵镜面投影出一大堆对手，岂不是自找死路么？”

“那，能对鬼山莲泉和鬼山缝魂直接使用死灵镜面投影么？”神音问幽冥。

“可以是……”幽冥面无表情地说，“不过，投影出来的也只是两个具有五度王爵和使徒魂力级别的傀儡而已。”

“也就是说，”特蕾娅脸上挂着一副看上去忧心忡忡的表情，但在神音眼里，却充满着嘲笑，“被投影的【镜原体】的天赋、魂器、智慧，等等，这些都是不能被复制的，投影出来的【死灵体】，就是一具没有思想的尸体而已，从某个意义上来说，等于另一种魂兽罢了，搞不好鬼山兄妹连傀儡都能催眠，那可就麻烦大了。”

幽冥和特蕾娅的面容，在渐渐暗淡的天光下，慢慢沉进一片灰黑的暮色里。整片黑蓝色的大海，剧烈而缓慢地起伏着，像要吞噬掉整个天地。

脚下黑色的岛屿，仿佛一只在海里挣扎的弱小动物一样，发出惨烈的呼吸和哀叫来。

【西之亚斯蓝帝国·雷恩海域】

苍蓝的天空上，一团巨大的白色光芒仿佛流星般呼啸着，朝着这个海洋中的黑色岛屿降落。无数拉长的白色光芒，仿佛千万缕游魂一般，尾随在这团流星的背后，在天空中吹开无数发亮的光晕碎片。

尖锐的风声呼啸着，朝岛屿的地面上降落，当那团巨大的星辰般的光晕仿佛陨石般砸落在黑色的地面上时，整个白色的光团突然碎裂伸展开来，万缕白色光芒飞快地旋转游动，一只巨大的白色翼鸟从白色光芒里旋转显形——闇翅，它仿佛一座小山般的庞大身躯，在显形后一个转眼的瞬间，又化作成千上万片发亮的羽毛，如同被风眼吸纳着一般，狂风暴雨地卷动回莲

泉耳朵下方的爵印里。

爆炸的光芒瞬间消失了，整个辽阔的黑压压的天海之间，只剩下鬼山缝魂和鬼山莲泉两个迎风而立的身影。天地间一片怆然的寂静。黑色的星空下是一望无际的海域，莲泉的心里也充满了这种微茫的渺小之感。贵为使徒的自己，在庞然的天地之间，又算得了什么呢？

鬼山缝魂仿佛战神般的铠甲，在暮色里发出暗青色的光芒来，鬼山莲泉的裙袍被海风卷动着，发出猎猎之声，炽烈的刚硬和华丽的柔美，交相呼应出异样的美感。

“到了？”鬼山莲泉问。

“到了。”鬼山缝魂的面孔有着仿佛风雪吹刻出的坚毅。

“六度王爵西流尔就在这个岛上？”鬼山莲泉闭上眼睛，尽力感知着这个岛上的魂力变化。她微微皱着眉头，仿佛对自己所感知到的情况充满了疑惑。

鬼山缝魂问：“你感应到了什么？”

鬼山莲泉睁开眼睛，脸上充满了迷茫而又略微恐惧的表情，她张了张口，想要说什么，但却欲言又止，仿佛她即将说出口的话，连她自己都觉得荒唐。

鬼山缝魂仿佛已经知道她要说什么一般，对她点点头，脸色沉重地说：“没关系，你感应到什么，说来我听听。”

鬼山莲泉吸了口气，说：“虽然我不擅长感应魂力，但是从我所感应到的情况来看，这座岛屿上的魂力显然非常庞大，从魂力强度来说，绝对接近王爵级别，甚至是超越王爵魂力级别的庞大。但是，很奇怪的是，我却完全感应不到魂力的来源是哪个方向，感觉像是被魂力包裹着，正处在魂力的中心，按这个道理来说，西流尔王爵应该就站在我们面前才对……但……”鬼山莲泉看了看周围，苍茫的天地间，一个人都没有。她没有再往下说，因为，她心里突然产生了一股毛骨悚然的感觉。

鬼山缝魂像是知道她脑子里在想什么一样，对她说：“你的这种感觉很对，因为我们现在，就正站在永生王爵的身上，这座岛屿，都是他的躯

体。”

“什……么？”鬼山莲泉难以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鬼山缝魂没有说话，而是轻轻地扬起了自己的手，他在空气里朝地面上用手划出一道弧线，仿佛一把无形的刀刃一般，地面爆炸出一道被刀砍出的裂缝来，黑色的碎石四散激射。“你看地面裂缝的深处。”鬼山缝魂指着刚刚爆炸出来的裂缝说。

碎裂的岩石缝里，此刻正汨汨地浸染出黑红色的血液来。仿佛是地下的泉水一般，缓慢地涌动着。同时，血液在不断地凝固，那些爆炸开的石块又缓慢地合拢、归位，如同人体肌肤的伤口一般愈合了起来。

鬼山莲泉看着面前不可思议的诡异场面，问：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鬼山缝魂抬起头，目光里的深沉仿佛是卷动的黑海，“十七年前，西流尔接到白银祭司的命令，前往这个岛屿，他所奉命的内容，就是尽他最大的努力，将自己和这座岛屿合二为一，从而保护这个岛屿安全无恙。”

“这个岛屿很普通啊，整个雷恩海域上有无数这样的岛屿，为什么需要牺牲一个王爵，来保护它？”

“它当然不普通，否则西流尔怎么会心甘情愿地将自己囚禁在这里，将自己的血肉和这个岛屿的岩石互相融合兼并。‘那个’白银祭司只是告诉我来这里寻找西流尔，但他还没有来得及告诉我为什么要来寻找西流尔，也没有告诉我这个岛屿到底蕴藏着什么秘密，就死了……”

“你说的白银祭司，就是深渊回廊里救出来的那个小孩子？”鬼山莲泉问。

“是的……”

“……可是，你不是说他死的时候……那样的死法……他真的是白银祭司么？”鬼山莲泉鼓起了勇气，小声地问。

鬼山缝魂闭上眼睛，脑海里仿佛闪电般地又划过深渊回廊里，白银祭司死时的场景，那幅黑色地狱般的图画，像是墨水般刻在他的脑海里，难以磨灭。每次一想起来，都会让鬼山缝魂感觉到难以抗拒的恐惧感，如同一个鬼魅的手伸进了自己的胸腔，冰冷的五指捂在自己的心脏上的感觉一样。

当天自己和银尘一起，目睹了白银祭司，也就是那个水晶雕刻般精致的苍白男孩的死亡。本来，当小男孩那双仿佛琥珀般晶莹剔透的眸子失去光泽，眼睛缓慢地闭上的时候，银尘和缝魂，心里都翻涌起了悲凉。但是，在下一个瞬间，恐怖的阴影从天而降。

小男孩闭起来的眼皮，突然像是冰块融化一般，渐渐消失了，露出两个黑色的眼眶，仿佛是腐烂的尸体留下的眼洞，而更加可怕的在于，两个黑色的眼眶里，仿佛涌动出了越来越多的黑色黏稠的液体，这些液体挣扎着、扭曲着，像是有生命的黑色软体怪物一般，发出阵阵锐利刺人的尖叫，这些黏稠的液体从男孩的两只眼睛里挤出来，黑色的胶质，汨汨地沿着男孩的脸、脖子、胸膛……流淌到地面上，黑色的液体开始挣扎出四肢般的形状，突起的一块圆弧状的肉瘤上，有两颗拳头般巨大的雪白滚圆的眼珠，上面布满了撕裂般的血管，一个如同嘴部般的黑洞正在发出嘶哑而恐怖的呐喊……一大团黑色的胶质冒出腐烂的臭味，并且不时地伸展如同枯树枝丫般的手脚，看起来仿佛被烧死后扭曲了的焦黑躯体，又如同被黑色的沼泽吞噬了的腐尸……当最后的黑色黏液从男孩身体里排挤出来后，这团蠕动尖叫着的黑色液体，渐渐衰弱了下去，最后变成了黑色的气体，蒸发到空气中，被风吹散了。剩下小男孩水晶般的空壳，两只空洞的眼眶朝外面冒着白色的寒气……

银尘和缝魂都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，难道这摊不知道是什么怪物的黑色黏液，就是他们一直信奉的如同神祇一般的白银祭司吗？难道那个完美精致得仿佛水晶神像般的小男孩肉体，只是他们的躯壳么？那心脏的水晶地面里沉睡的那几个白银祭司呢？他们俊美如同天神般的水晶躯体下，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团黑色腥臭黏液呢？

“这些轮不到我们去想。我们只是王爵和使徒而已。接受并完成任务，是我们的命运。”鬼山缝魂在渐渐昏暗的海风里，额前的头发吹开来，露出他硬朗的眉眼。曾几何时，称霸整个大陆的最高王爵和使徒，竟然变成现在这样悲哀的存在。

这个大陆上，究竟还有多少可怕的秘密呢？

“永生王爵西流尔的肉身，其实已经不存在了，他用了十几年的时间，终于将自己和这座岛屿合二为一。其实，整个亚斯蓝的领域里，也只有西流尔能够做得到。他的灵魂回路仿佛就是为此而生的。他那种接近极限和永生的恢复能力，使得他可以将自己的血液、神经脉络，甚至肌肉、骨骼，全部打碎之后，蔓延覆盖到整个岛屿。只要他的肉体之间还有一丁点儿的连接，甚至是只要还有血液的覆盖和流动，那么，他的生命就不息。我们很难想象那是一种多么恐怖而庞大的过程。经过十几年的时间，他终于将自己……变成了脚下的这个岛屿。这其中的痛苦，不是我们能够想象其万一的……”

“那他本人呢？肉体既然都陨灭了，那他还算活着么？”鬼山莲泉突然觉得有些悲凉。

“当然还是活着。只是他处于一种沉睡的状态，或者说是在很长的时间里仅仅维持着一个混沌的意识形态。如果我猜得没错，他应该是将自己的全部肉体 and 这个岛屿相融合之后，把自己的灵魂和思想，抽离了出来，凝聚存放在了岛屿深处的一个秘密的地方，相当于我们的心脏或者大脑……只要找到这个地方，就等于找到了西流尔。”

“找到了之后，我们的任务是……”鬼山莲泉问。

“我们的任务就是……”鬼山缝魂闭上眼睛，风吹动着她铠甲下的布袍，“重新凝聚他已经混沌的意识，然后……唤醒他。”

鬼山缝魂和鬼山莲泉，沿着岛屿缓慢地前行。一路上都在感应着魂力的强弱和变化。当他们走到一个峡谷状的缺口裂缝的时候，他们停下了脚步。

“这里魂力涌动特别强烈，这里应该是一个入口，通往西流尔的心脏。”鬼山缝魂说。

莲泉停下来，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似的，“我想试着用回生锁链刺进岩壁深处感应一下，我的魂力应该可以通过锁链延伸到岛屿的深处去，这样比较容易探知吧……”

岛屿的另外一边，特蕾娅望着天边翻涌的黑云，眼睛里是混浊的白色光芒，“哎呀，真是聪明呀，能够把自己的魂器用得这么出神入化……虽然到

达不了像我这样的大面积魂力感知的程度，但是，借由魂器的出色使用，而将自己可以感应到的魂力范围和强度都成倍扩大，对于她自己的魂力捕捉能力而言，真的是脱胎换骨的飞跃啊……呵呵……”

特蕾娅仿佛一个梦游的人一样喃喃自语，再搭配上她瞳孔里那种翻涌的白色，看起来仿佛被摄去魂魄的傀儡。神音听了心里一凉，突然回忆起自己当初遇见麒麟的时候，将自己的鞭子如同蛛网一样遍布整个森林用来捕捉魂力流动、感应对手的场景。但是特蕾娅怎么会知道呢，神音冷冷地问她：“你是在说谁呢？”

“我可不是在说你，”特蕾娅回过目光，瞳孔瞬间清澈起来，“我说的当然是你的对头，鬼山莲泉啊。她从魂塚里带出来的是回生锁链，和你的魂器长鞭【束龙】一样，都是可以无限延展、随意分裂的魂器。你的束龙柔韧如丝牢不可破，她的回生锁链锋利如刃坚不可摧……但话说回来，还是你的束龙厉害一些……你的魂器是活的……如果我没感应错的话，它应该是由四股来自不同种类的龙的筋脉编织扭合而成的吧？而且，当初制作这个魂器的人，同时也把四条龙的魂魄封印在了里面呢……”

神音没有回答她，但是心里却冒起了一股寒意。她实在难以相信，特蕾娅对魂力的感知，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。自己的魂器还潜伏在自己身体内没有释放出来，她竟然就能穿透自己的身体，发现自己的魂器并且说出它的材料构成。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，因为魂器没有释放到体外成形之前，仅仅也是作为一股魂力存在于爵印之中，它和身体里其他如同浩瀚汪洋般游走在灵魂回路里的魂力是一样的。这就好比是在一整片巨大的森林里，分辨出其中一片树叶一样。

“要杀她，你就赶紧去。因为他们，企图做一件了不得的事情呢，现在不杀，就晚了。”特蕾娅的表情突然严肃起来，仿佛一层冷霜覆盖在她姣好的面容上。

神音知道特蕾娅没有在开玩笑，于是她回过头看看幽冥，幽冥冲她点了点头，于是，神音卷动身影，仿佛一阵泛着白光的风一样朝岛屿的另外一边飞掠而去。同时，一股更加肆虐庞大的黑色风暴，紧随其后——杀戮王爵，幽冥。